

山西儿童文学创作百花竞放

高 璟

近两年,我省作家创作活力持续迸发,老中青三代作家相继出版多部极具特色的儿童文学佳作,在各类儿童文学征稿大赛中屡创佳绩,还有大量优秀作品在国内各儿童文学期刊发表。这些作品立足山西,深挖资源,大胆突破,呈现出百花竞放的态势。

现实主义题材有突破

长篇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往往承载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担负着培根铸魂的重任,山西作家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深耕,尤其在以下三个题材领域有较大突破:

一是回望历史,深挖本土红色文化资源,持续打造山西名片。葛水平出版了《黄铜小号》(山西教育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张卫平出版了《红星树下》(希望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蒋殊继《红星杨》之后,《红手印》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郭万新出版了《将军台》(希望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青年作家金凤创作的《晋阳星火》在“希望杯”新时代原创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征集活动中获三等奖,并将由希望出版社出版。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在山西这片红色热土上曾经发生的可歌可泣、值得铭记的抗战故事,以及那个特殊年代里少年英雄们的成长印记。

二是立足山西,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创作素材,积极填补空白。李小娟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铜指帽》(希望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传承融入成长小说,展现出独特的山西地域风情与深植民间的匠人精神。青年作家黄亚琴、田胜胜等作家的作品,分别聚焦山西的诗酒文化、古建筑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

三是关注当下现实,动情讲述身边人的故事,充分展现时代精神。王秀琴的长篇小说《飞吧,青春足球》,素材来源于吕梁孝义的一支中学生女子足球队,展现出体育小将们敢于拼搏的精神风貌;石园的《火山上的紫藤花》在一个童趣盎然的故事中,描绘了一群乡村孩子和一位乡村教师以自然为教材的学习场景,同时也展现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该作品在第四届秦文君儿童文学创新奖评选中荣获新作奖;由闫学温创作的长篇小说《白羊地的将军

绿》(希望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同样以乡村振兴、生态文明为大背景,动情地讲述孩子眼中的时代楷模、种树将军张连印的感人故事;此外,葛水平还创作了长篇儿童小说《山下午勘二》(希望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聚焦晋土童年故事,在浓浓的诗意田园风情中,讲述了一名少年的成长蜕变。

幻想类作品创佳绩

幻想类儿童文学是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品类。近两年,山西作家在创作数量与质量上均取得长足进步。

梁芳继畅销书《故宫奇遇记》系列之后,又带来了长篇童话新作《西瓜洞的那一头》,该书讲述了一名小男孩误入水果王国的冒险故事,故事充满童趣与想象力,语言生动、明快,这部作品在获第三届秦文君儿童文学创新奖新作奖之后,于2025年1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作家李晓虎近年来专注于少儿科幻作品的创作,目前已蝉联三届少儿科幻星云奖,其中在第五届少儿科幻星云奖评选中,他的《我,不是机器人》获短篇小说金奖,他的长篇科幻小说《宠物星球》(华东师大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孙悟空的跟屁猴》(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也获奖并进入“中国少儿科幻星云书系”。

2023年11月,在第二届陈伯吹新儿童文学创作大赛中,杨逸峰凭借《画星星的男孩》获得佳作奖,这部作品以天真烂漫的童心,揭示了孩子对宇宙、地球和人类起源的想象,构建了一个亦真亦幻的童话世界。这部童话于2024年8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希望出版社是我省唯一一家专业少儿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的唐晋的《飞越沧海的蝴蝶》,写了一只立志飞越沧海的蝴蝶的历险故事。2024年3月出版的张旭燕的《好忙好忙的巨人》,讲述了发生在巨人们身上千奇百怪、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两本书都是希望出版社重点推出的作品。

内容与形式同步创新

由刘东霞著、阴欢欢绘的绘本《高跷走兽》是希望出版社打造的“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绘本”系列中的一册,它将极具山西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项目引入充满童趣的绘本,文字简练活泼,配图生动热烈,荣获2023年度中国“最美的

谁在茫茫暗夜点亮一盏灯

——儿童长篇小说《将军台》创作谈

郭万新



《将军台》书影

准备创作一部抗战题材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世,说来一言难尽。

我的故乡是雁门关外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名叫安子村。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当地曾有一句民谚“安子村喝河水,生下娃娃一条腿”,可见安子村的生存环境一直很恶劣。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爷爷和姥爷深受日本侵略者炮制的毒化政策所害,不幸沾染毒瘾。我父亲听我奶奶说,1937年日军侵略过来,强迫各村

各户种植鸦片,并且公开售卖,当地传统的小农经济几乎崩溃,成千上万的小农之家穷困潦倒、挣扎在死亡线上。

所幸在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举解放了县城,同时开始禁毒。新中国成立之初,又开展了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禁烟禁毒运动,我们家乡曾经泛滥的烟患得以彻底根除。对比我的爷爷和姥爷的命运,我爷爷过早地撒手人寰,留下无尽的痛惜;我姥爷幸运地赶上新时代,就此被拯救,获得新生。

前些年我主要创作纪实文学,写了好几部家族史、乡村史,每本书需要采访百十名上年纪的老者,他们多亲历过当年的抗战岁月。据他们讲述,在苦难深重之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挺身而出,不屈不挠与日军及汉奸浴血奋战,让人们在暗夜里看到一盏明灯,感受到抗战必胜的希望。

历史作证,正是视死如归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

争中,用行动唤起民众的觉醒,他们是无愧于民族的中流砥柱,也留下数不尽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铭刻在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丰碑上。为此,我以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为背景,创作出儿童长篇小说《将军台》(希望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讲述发生在我的故乡的抗日故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之所以选择以儿童文学来重现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是因为我始终认为,儿童文学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很大,甚至远超那些深奥的文学名著。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木偶奇遇记》,以及《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皮皮鲁和鲁西西》等,都让小读者们无比喜爱,其形象特别深入人心。对此我也有自己的切身体验。小时候曾经读过一本作家李迪老师创作的剿匪题材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这里是恐怖的森林》,恰是这本书,其神奇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好像给了我一把开启文学世界的钥匙,进而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引领我走上儿童文学写作的道路。

在《将军台》中,我塑造了一个名叫二梆梆的乡村少年形象,原型正是我的父亲。故事的取材,来自于我采访过的好几位投身抗战的长辈。二梆梆同样是从小丧父,在1940年一年间,他经历了日本侵略者飞扬跋扈祸害乡间,亲眼目睹了哥哥被东洋狗咬伤、好朋友牺牲、邻家小姐姐誓死不屈的悲惨情景,满怀刻骨仇恨。他盼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最终完成了游击队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一举炸毁了日寇的炮楼,信心百倍地迎接抗战胜利的曙光。二梆梆这个人物,是众多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少年的缩影。

我愿意与小读者一起回望历史,以期引发他们更多共鸣,共同致敬我们民族的中流砥柱。

书写理想主义的一种路径

——多重角度解读《飞越沧海的蝴蝶》

梁 静

唐晋老师创作的《飞越沧海的蝴蝶》(希望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是一部并不复杂但又蕴含丰富意蕴的小说。一只破茧而出的双尾褐凤蝶,想要飞过大海,从中国西南一带飞过高山峡谷到达海边,又“飞过南中国海,飞过苏禄海,再飞过苏拉威西海,最后落在澳大利亚的沙滩上”,经历了一次寻求生命意义的冒险。这是一个追求梦想、不畏艰险、自我实现并成为英雄传说的故事。

英雄的传说,一直以来都是各种艺术形式的偏爱,古今中外不乏文人墨客的书写,人们渴望英雄,崇敬他们置身于各种险境而敢于冲破阻力,达到我们所能企及的高度。作者以蝴蝶作为主人公来尝试这样一种主题的书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

蝴蝶在文学故事及各种艺术作品中的寓意,通常是爱情的美好追求、破茧重生的成长蜕变、梦幻与现实的联动,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庄周梦蝶》,以及王蒙的《蝴蝶》。唐晋老师独辟蹊径,选择蝴蝶作为理想主义的一个注脚。他的灵感来自对蝴蝶迁徙规律的深刻了解,比如已经发现的小红蛱蝶、帝王蝶、大绢斑蝶、白粉蝶等都是有过跨洋迁徙记录的。因而可以认为,《飞越沧海的蝴蝶》基于现代生物学建立起来的英雄形象,为蝴蝶增添了一种英雄角色的意象。

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蝴蝶的所思所行,让我不时会联想到一些熟悉的文学形象:无父无母、胜负欲旺盛的孙悟空;意志坚定、一心取经的唐三藏;孤独善良星球间寻找自己的小王子;开着鸚鵡螺号畅游海洋的尼摩船长;暗黑世界一路遇险的匹诺曹;为了唱歌进入冥界的米格。书中的小蝴蝶像一个使者,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

使命召唤下,毅然决然地在不可能的客观条件下创造了奇迹。因而这是反映现实又高于现实、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有着多重解读空间的故事。它让一只中国独有的双尾褐凤蝶的短暂蝶生,幻化出了无数条枝杈,如一棵大树,又如一条五彩斑斓的孔雀尾巴,简单明确地直抵终点,又让生命形态从平面走向立体。

事实上,优秀的儿童文学从来都不是只供儿童阅读的。就如同《西游记》《小美人鱼》《白雪公主》《红舞鞋》等经典文学作品,儿童可读,成人亦可读,并在成年之后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能读出一些新的发现和感悟。又如同中外经典动画片,想要表达和呈现的世界观、价值观,从来都是宏大而又多样的。

《飞越沧海的蝴蝶》的故事看似简单,却越品越丰富。这只蝴蝶破茧出壳后,与岩羊、鹰、蜘蛛、蜂群、蛾子、人类、信鸽、乌鸦、雌蝶、白颊长臂猿、鹳鸟、老猴、老鼠等相遇,满足了儿童对动物世界天然亲近的趣味想象,单纯、美好、简约兼具艺术性,可以从多重角度解读。

沿着这只蝴蝶只有一个季度的生命线,在英雄成长的主线下,可以探讨成长、亲情、爱情、友情、生死等永恒命题;沿着它为理想飞向大海的执着,可以探讨梦想、自由、使命、价值等命题;沿着它一路行来的所遇所想,又可以探讨动物与动物、动物与人类、自然与人类的关系等议题;沿着它的行走路线,以及各种动物所代表的角色与产生的态度,还可以探讨人与人、国与国、强与弱、扶与助等话题,以及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差异在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此消彼长的变迁带来巨大影响的议题。

书”,并入选“上海童书展少儿精品书目”。

蒋殊创作的《少年之约——跨越时空的红色承诺》(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15位少年勇担家国重任的感人故事,这部作品采用文字、音视频、AI数字人互动等多媒体表达方式,读者扫描二维码,一位手持火炬的数字“领读员”便跃然屏上。这位AI助手不仅对书中事件、人物细节如数家珍,更能与小读者们实时互动答疑,根据小读者们的提问智能延展知识边界。

此外,由蒋殊创作的《山丹花开》(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以绘本的形式讲述了八路军后代在太行奶娘家中被精心抚育的动人故事,以小见大地折射出了万众一心、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

在过去两年里,山西作家作品屡屡登上《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中国校园文学》《十月·少年文学》《幼儿画报》《东方少年》《科幻世界·少年版》等国内儿童文学名刊、大刊。据不完全统计,全省作家在2023年累计发表儿童文学作品120篇,2024年的发表数量跃升为488篇。

在取得一定突破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山西儿童文学的创作实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比如以近几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来评估,我省作家的获奖数量与其他儿童文学大省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奋起直追的脚步不能停,由高原迈向高峰的劲头不能松。一方面,作家们要持续加强学习研究,深入体察当代儿童阅读心理,不断更新创作理念,在表现手法上注重求新、求异、求趣;另一方面,作家们应拓宽创作视野,在题材选择上多动脑筋,特别是将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中独一无二的优势转化为新颖的创作素材。我们也呼唤更多有理想、有情怀、有实力的山西作家,为孩子们带来更多优质的精神食粮,为培塑少年儿童

的筋骨与气质作出积极贡献。

文学芬芳润童心



《飞越沧海的蝴蝶》插图

这是一段离奇的冒险经历,是一种人生选择的假设,拓展出一种新的公路文学变种、旅途故事的想象。它的追梦之旅,生长在中华文明和而不同、自我探索、自我超越的理念下,生长在人类对理想主义世代追求的渴望里,有着与众不同的文学价值。

双塔

山西日报

期待儿童文学下一个黄金时代

吴沛

21世纪的前十年,是少儿出版的“黄金时代”。还记得,那时的书店里,儿童文学书架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总是挨挨挤挤地坐着很多孩子,父母们也会耐心地蹲下身来,与孩子一同挑选精美好看的童书。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呈现喜人态势。童书市场一片繁荣,如同数据所呈现出来的那样,经典作品不断再版焕新,各种畅销书此消彼长,跨界作家纷纷涌入,新人作家也崭露头角,整个行业充满了活力,一路狂奔,大有一种要改变儿童文学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的决心和气势。

然而,2021年至2025年,儿童文学在少儿图书市场的份额一路下滑。在短短五年间,其主导地位先是被少儿科普读物取代,渐渐地,儿童文学从原来占据童书市场的半壁江山,到如今仅余两成左右。

这变化来得迅猛,究其原因有多方面的。随着视觉媒介的强势发展,在短视频、动画、游戏等多媒体内容的包围下,孩子们的阅读更依赖于图像等直观感受的表达,偏好碎片化的信息。而纯文学的深度阅读,在他们眼中似乎变得有些晦涩、遥远,比起逐字逐句地品味文字背后的深意,追求即时愉悦、刺激的画面,更能快速抓住孩子们的心。此外,消费文化氛围、激烈的市场竞争等也被视为影响因素。但若我们静下心来细细审视,就会发现,儿童文学创作者自身也存在问题:作品能否真正理解并回应新时代小读者的需求?

如今,有的创作者紧盯市场风向,一味迎合儿童阅读口味,调整自己的叙事方式和风格,只是为了让孩子轻易获得愉悦感,把成长路上跌倒的痛、迷路的慌都轻轻带过了,规避真实的生活本质;有的只是在一个房间里,借鉴书桌上的经典儿童读物或写作指南进行程式化创作,却与当下儿童的真实生活渐行渐远;还有的无意中摆出教育者的姿态,忽略了儿童文学历来“重叙事而不言道”,怎能期待孩子们去喜爱?甚至一些作品中,为了追求新颖和标榜所谓的“时代性”,使用过度成人化的语言或网络俗语,将大众消费文化、商业化环境下成人世界的思维植入,这就涉及危害孩子心理健康和文化构建的问题了。

很显然,以上所举的种种创作问题,绝不是“儿童本位”理念的体现,它背离了儿童文学应有的审美品格和价值导向。“儿童本位”的核心在于保护、尊重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个性、本真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并作潜移默化

的引导。能做到这一点,确实不易。概括而言,作品要用孩子能听得懂的语言。除了保持单纯、明朗而浅白的质地,还要有童趣、富于想象力。新颖,而不陈旧;鲜活,而不刻板,让文字充满未知的惊喜感。在精神建构层面上,创作者需要理解儿童的认知、情感和心理发展规律。按照不同年龄小读者的接受心理与领悟力,精准定位。现在的小读者喜欢什么、烦恼什么,他们的趣味、审美、积累乃至难以言说的精神困苦,又是什么?若不花时间去认真观察、思考,不对事物充满好奇的话,终究无法讲出童年的生命真相。

我们都知道,文学创作的根基始终在生活,回望山西文学大家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前辈,他们深入田间地头,记录老百姓质朴的语言,聆听他们的故事,把握他们的情感,创作出与大众、与时代深度共鸣的文学作品。对于创作者而言,同时栖居在生活与故事两个世界中,从一个世界汲取创作的养分,才能在另一个世界中,让这份感悟升华为动人的文字。因此,当下儿童文学正需要这样扎根“童年现场”的创作精神,才能真正走入孩子的心里。与此同时,在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上,创作者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写出属于自己文学观的见解。忠于内心,保持真诚,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儿童写作是一项庄严的事业,态度必须严肃,怀有崇高的目的和理想。要知道,孩子们正带着懵懂和热忱,开始探索这个世界,他们对儿童文学满怀期待,所以,引导他们发现美好、守护纯真,这难道不是儿童文学作家应有的担当与责任?

中国儿童文学已走过百年历程,未来的路还会更长。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对于孩子们来说,精神世界的滋养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需要、更为迫切。让我们期待,那些被故事滋养的心灵,终将悄然改变世界的模样。到那时,也许就是儿童文学的下一个“黄金时代”。

